



日知錄卷之一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
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小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
周官之而傳不言易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
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
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
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

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

卦傳各一篇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

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

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

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自漢以來為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

諸儒始合經傳為一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

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

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

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
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脩大全乃
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

晏案朱子本義
經行別行十翼
多為一篇其
亂朱子之本
第改以程傳
經教考是奉
教成矩所為
時務又慈非
而亦能奪運
三百年未石
亦義原亦朱
之罪人也余
藏宋刻序經
子亦義一也
易之舊欽
折中一仍古
坊刻亦義以
易序序冠首
為修要

不案晉書束皙傳曰郡人盜發魏墓王墓以竹千枚十車共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杜預春秋注付每篇後序晉太康元年汲冢竹書字不可訓知得周易宗焉分上下兩與今正同而字亦多文下聖軒於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為書攝之也國後法則十實有不附經可為禮記所載氏止引禮志而不及以

原本作詩是

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殺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亂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弘治二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巳故受之以貴題陳輔文同考官楊守拙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讀本義易

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宜有嚴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

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

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彖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爲象曰者七此鄭玄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交辭也

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

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文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為繆盭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為拾漚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温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雍懋言此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錄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此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教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

易當各自為本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

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五體左氏已言之此說未免無語不求其象則誠如顧氏所說耳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與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

玄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始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互體

觀未一條顧氏亦知互體之不可廢矣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

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顛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又謂

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

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明夷上六爲失

位之君乃其變例其但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

曰不當位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程子傳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若以

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易六位而

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

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

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卽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既雨既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

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為不可言也上之既兩猶高宗之於武后也

武人為於大君

武人為於大君非武人為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為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啞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藪大心是也

戰國策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

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

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謂之邑姜白虎通曰夏曰夏

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周官始以四井為邑秦之上六政教陵

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

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

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

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係秦者可不豫為之計

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夫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

日知錄 卷之一
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葵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
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

比之九五邑人不誠是亦
內治脩而遠人服之意

成有淪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祗宮傳曰人
謹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強之
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淪无咎雖其漸
染之渙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
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邊

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
習者仙畢之交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
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
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

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
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畲

楊氏曰誠齋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

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者其曰不

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蒞殷頑民

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

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

無所剗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

而弗穫菑而弗畲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

能穫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

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

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

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

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矣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儉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脩

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

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泮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為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都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為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胡三省曰

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是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梘柔道率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為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

當補任字為一字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

二字誤當作續漢後同

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
樹杞然詩南山有杞陸機曰杞山林也其樹如樗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上
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顰笑有
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
宦官之禍乎

○己日

革己日乃孚六二己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為戊己之也天
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
十干則戊己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
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
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為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

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
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
是也納甲之法革王弼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為己
下卦離納己事過往之己恐未然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
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
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良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
不通則忿懣生而五情瞽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
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為學亦然
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為
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良其限列其資之說
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

震

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

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

東坡論心極精
字儒一室純粹
者

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
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
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
老莊一變而為坐脫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
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
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
得有為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省齋記又曰
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
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

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
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
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
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
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山陰縣主簿廳記此皆
足以發明厲熏心之義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
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爲達龜

日其說出於昆陵從事范諤昌按宋史藝文志諤昌有證陸簡一卷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相舟相鼠東山湛露菁菁者義斯皆音牛干賓之初筵既醉各一見柳

何反不得與達爲叶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
是漸至於陸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
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
之上而與九三同爲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
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
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
陸以退爲進也與爲進退其說並得之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
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謹而卜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弒昏媾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菑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與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鸛鶴鸛鶴往

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

吳幼清曰此爻變爲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九二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憇也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儀禮士昏禮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辭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周禮大司

樂注周人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

周語謂之皇妣太姜

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節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爲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爲之臣馭失其道則疆而擅命齷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

游魂為變

精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

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

明焄蒿悽愴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為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明焄昭明之氣或為溫然焄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為變者

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復歸於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

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

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

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

歸

陳無已師道以游魂為變為輪迴之說理究呂仲木耕辨之曰

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

夫燈熄而燄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

前生邪

邵氏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

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

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

也

也

也

也僊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記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

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予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

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尼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
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
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
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
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
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
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
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
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

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
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
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
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
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
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義文

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
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已之說矣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
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
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
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
矣

古人之爻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與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
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
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
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
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
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別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
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
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
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卽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婦之九四卽夬之九三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卽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書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畫日三接故曰畫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畫一言誅取其

音協爾

畫古音注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

虞仲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
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
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
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
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
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
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
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
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
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
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
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川其不變者春
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

杜元凱注
謂雜用連

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古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
公子遂得貞屯悔豫皆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
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入在豫亦入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

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趙汝楳易輯聞曰揲著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為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為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

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九十二

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

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

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為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荅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著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辭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之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

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日知錄卷之一



